

◇凡人影像

我的先生们

王学龙

1950年代出生的我,家在当时怀宁县江镇公社街道大队北街北头。设在文化站内的中心小学幼儿班,位于北街的南头,距我家不到二十米远。1962年秋,近四岁的我上幼儿班时,教我们的是刚来江小的于青老师。于老师四十多岁,中等身材,齐耳的短发,说话慢慢腾腾,轻盈入耳,全然不是我们当地人讲话的腔调。原来于老师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,说的是一口普通话。

1964年秋,我入小学读书,所见老师越来越多。说来也怪,当时中心小学里十几位老师,男老师全是本乡本土人,本素质朴,一口方言。而女老师们,多是外地人,漂亮,洋气,大多讲普通话,孙婉君、吴敬予……连名字起得也不一般。有次老师们在街道大广场演戏,美丽端庄的吴丽珠老师扮演刘胡兰,英勇就义前的亮相,如同一尊雕塑,那份坚定和从容,那种肃穆和壮美,让我幼小的心灵久久震颤。

好景不长,三年级上学期新课本才领到手,风暴就席卷到僻远小镇的宁静校园。学生们渐渐知道了,外地来的女老师,身世都不平常。像杨老师、孙老师、大吴老师等,都是其丈夫戴了“帽子”或遣返回乡或降到基层,随之流落于我们这里的。来自北京的于青老师,娘家门庭显贵,上世纪五十年代,她曾为军委某部幼儿园保教干事,其夫张伟老师(怀宁柘山人)任教于人民大学附中。张老师被划为“右派”后,1962年春末被遣散到江镇初中,于老师带了祖母和儿女,也随夫落户江镇。动乱伊始,关系复杂且又是外乡人的于老师难免遭殃,一群初小学生,无知、疯狂,冲进于老师的房间,扯下蚊帐,撕破床单,站在被子上乱踩,还有人竟然在被子上撒起尿来……当时我也在围观者之中,回家后我讲到同学们的举动后,母亲大骂:“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。北京的老师到乡下来教你们念书,犯着法?”

此后的几年,我们的教科书没有了,老师们教书的胆和识也潜隐了。

1970年,始建于1958年的江镇初级中学增设高中部,升格更名为江镇中学。是年春,我迈入江镇中学大门,令我渐渐惊叹的是,中学的老师们,龙藏虎卧,大多有本事,有故事。

◇流年碎影

童年的雪

文晓利

伴着昏黄的灯光回去,温暖的光线洒投在身上,走过路旁的那两株垂柳,风扑在身上,冷冷的。

转角处的那一小片石榴林,白天还能瞧见满树黄澄澄的叶子,到了傍晚竟显出几分萧瑟的景象来。落叶淹没了林下的秋草,不粗的枝丫上挂着的三两片叶子,孤寂地在夜风中颤栗着。

找了灯旁的长凳坐下,望着行色匆匆的路人,又抬眼朝远处望去,有薄薄的雾在弥漫。猛然起了一个念头:如果有一场雪来,多好!

想等一场纷纷扬扬的雪。

想起小时候的下雪天。

一家人聚在厅堂,姐姐裹着被子看电视,爸爸妈妈侧坐在竹椅上闲聊。我和弟弟围着烧水的煤球炉嗑瓜子,时不时拎一下水壶,往烧得正旺的煤球洞里扔瓜子皮儿,炉子上的水壶冒着热腾腾的白气,水壶里的沸水煮着弟弟趁

龙时澍老师出身于邻县望江县城一书香门第,中师毕业后由县教育局直接分配到江镇初中。身高不到一米七的龙老师,身材单薄,脸庞瘦削,可活力四射,平躺在地上,一个“鲤鱼打挺”,就能一跃而起;篮球场上弹跳投篮总是双手投球,命中率还特高;此外,他会拉小提琴,会演京剧。作为我的初三语文老师、班主任,龙老师对我课内课外的启导都很大。我的钢笔字就是摹仿他的字体练的,至今未变。

出生在东北的宗玉华老师,据说其父为国军将官,抗战时一家流到关内。因其丈夫被划“右派”后回到江镇上丰老家务农,宗老师1963年也从桐城师范调来江中。大学毕业的宗老师北方人,性格直,书教得好,脾气也大。1973年高一开学之初,她对新生进行了数学摸底测试,出的题目本来不易,阅卷时宗老师又将半对的题扣全分,结果两个班一百四十多名学生,数学测试全部不及格。有次上数学课,全班到操场上运用相似三角形原理分组测量校后山峰的高度,我以为不在课堂上,草草测量后,转身与其他同学闲聊,宗老师发现后,当众严词批评,平时很少挨批的我,一时无地自容。

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池访明老师,1972年分来江中,高高瘦瘦,眼睛不大,眼神中不乏上海人的傲气和精明。他教我们高中语文时,一上堂即规定,所有人作文不能超过作文本的两页四面(约八百字),否则不予批改、判分。以前惯拉长文的我,作文打好初稿后,总要多次删改,改一遍文章数一遍字数。我开始对此不无抱怨,不过到学期快结束时,我把作文本从头翻阅一遍,觉得自己文章比以前要精炼得多。

高二上学期开学不久,一次数学课预备钟声刚落,进来一位小伙子,面色偏白,头发略卷。他告诉我们,宗老师有事请假,学校临时叫他来代几周课。开始我们还不以为然,听着听着,深感这位年轻的老师课讲得不疾不徐,细腻流畅。课后有知情的同学说,这代课的老师叫汪起南,本公社新联大队人,1966年桐城中学高中毕业后因高考取消只得回乡务农。眼下在学校里做木匠活,专门修理课桌椅。如有哪个老师有事请假,学校便喊他临时补缺,几乎门门高中功课都能带。

上世纪七、八十年代之交,优质教育资源加速回流汇聚到城市及县城。本人幸获亲炙的先生中,不少逐潮而上,相继告别了江镇中学。不过我至今仍在感念:我等乡村学子那时能与栖身云集于母校的先生们相遇,聆听他们的教诲,何其有幸。

爸妈不注意偷来的两个小苹果。

厅堂外飘着轻盈的雪花,庭院里一个半倒的簸箕下是引诱小麻雀的麦粒,那个半斜着支撑簸箕的小棍上有一条伸到厅堂的线,在弟弟手里拉着。院里的那棵大梧桐树上,不时有毛球伴着雪花掉下。麻雀或栖在枝头,或停在落雪的屋檐,或徘徊在簸箕下的麦粒旁,欢乐地闹着,蹦哒着……

心里明知道外面的落雪很美,可推开门后依旧因眼前的冰雪世界陶醉不已。空地上的积雪厚厚的,近处屋檐上倒挂着长长的冰凌,远方的麦田只偶尔能瞧见一点青色。早起的大爷拿着扫帚从门前扫开一条路,曲曲折折的,通往远方。小黑狗也兴奋地从屋里跑出来,往白白的雪地上踩上一个又一个有趣的蹄印儿。远处传来公鸡嘹亮的啼鸣,烟囱里不断地往外飘着炊烟……

下雪的早晨,总是要在温暖的被窝里假睡很久,尽管爸妈催了一遍又一遍,最后还是在姐姐的逼迫下,才从被窝里掏出暖了很久的衣服,忍着冷,再一咬牙,胡乱地把衣服往身上套,然后踏着妈妈织的棉拖鞋往厨房奔去……

想着想着竟然不自觉地笑出声来,等回过神来才发觉路上的行人已渐渐少了。起身,继续往前走。低低地问自己:以后还会有这样的雪吗?



老手艺 汤青 摄

◇尘世写真

四方食事

贡静文

有些认知就像刻在心里一样坚定,比如夏天就应该有蝉鸣和冰淇淋,就应该抱着西瓜吃上一整天。太阳渐西沉了,时间流动在金黄色的光中,此时是下午六点。爷爷催我去捞一下西瓜,呀,西瓜还在井里老老实实泡着呢。一刀切下去,脆生生,袒着红瓤,鲜艳,但并不夸张。抱着大半个西瓜欢天喜地回房里,燥热瞬间消散了许多。

这是夏天的第一口透心甜。我特意找了个白瓷圆勺,在西瓜边缘刚蹭,渐向里边去。甜到心里去。是红,是白,是黑,是夏天的恩赐和悸动。肚子里全是新鲜的西瓜汁,吃不完的瓢就掏出来,冲上冒着气泡的雪碧放进冰箱,明天又是新的一天。

在夏天,我们吃西瓜,绿豆和樱桃,日子在此发出声响。

小时候,妈妈做的食物的味道全在调好的调料里,热腾且白润的细面在碗里与调料大碰撞。这是素面。

高中学校门口有家兰州拉面馆,老板是地道的回族人,牛肉的分量也足。在学习之余,我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凑个温暖,氤氲的热气间是彼此湿亮的眼睛。这就是拉面。

一位北方的大学同学在下面时一股脑倒了一堆菜,夹起几根面条,再送上一口淌黄儿的鸡蛋,沿着碗边吸口混杂着各种蔬菜的汤汁,这也是面。

形形色色的面,各有滋味,也各有温暖。开心的时候呢,就下一碗面,不开心的时候呢,就在面里放两个鸡蛋。

弟弟才十七岁。当我还在象牙塔读书的时候,他已踏入了社会,常常琢磨着如何向老板讨回自己并不多的工资。

他说他很累,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。白天出门的时候他是一个认真工作、正经严肃的大人,晚上回家的时候他又偷偷变成小孩,会喝一杯牛奶,迫自己喜欢动漫。而我能做的就是给他热好这杯牛奶,有时候加点蜂蜜,有时候洒上草莓碎,或酸或甜,都是他爱的。

他会洗个热水澡,穿得像个小熊一样钻进被窝,牛奶微微漾出一朵花,眼前的世界因为热气而朦胧。

我有时在远方的校园里会想:亲爱的弟弟,你能吃到一口热的饭菜吗?